

# 隋譙國夫人事蹟質疑及其嚮化與影響

林 天 蔚

## (一) 冼姓氏族源流

吾粵高涼六屬（註一），遍設冼太夫人廟（註二），香火甚盛，祀隋譙國誠敬夫人，夫人本溪洞蠻女。按吾粵之開闢，雖始自尉佗，然至唐宋二代，仍是蠻瘴謫宦之地；蓋是時開化者只是若干城市，其餘大部仍未設州郡，而為溪洞之勢力範圍。冼氏當時據西江南路一帶，後與另一溪洞首領馮寶聯婚，勢力益大，然冼馮二族以後之發展迥異，蓋夫人在馮家，因其嚮化中原，故馮家人物輩出，而冼族則保留溪洞勢力，人物遠遜。尤其是夫人能獨具慧眼，在紛亂之際，識陳霸先于行伍，與之連結，及至天下大定，卻能首先降隋，故于南朝至隋唐間之歷史，影響甚鉅。宋蘇軾曾有詩頌之曰：

（註三）

馮冼古烈婦，翁媼國于茲，策勳梁武後，開府隋文時，三世更險易，一心無磷緇，錦繡平積亂，犀渠破餘疑。……

然惜此一代巾幗英雄事蹟，談之者極少（註四），府縣志僅引自北史與隋書，或語而未詳，或事有蹊蹺，尤其是對其氏族源流，未能詳列，據光緒本高州府志卷四十、列女。

譙國夫人者，高涼冼氏之女也，世為南越首領。

---

註一：高涼郡，漢建安廿五年以漢高涼縣置郡。初治今陽江縣西三十里，劉宋徙治今恩平縣北二十里，蕭梁時自合浦、廣州析置高州，治電白，後徙茂名；至清共轄六州縣，故稱六屬。

註二：「冼」夫人非「洗」夫人，見冼玉清廣東文獻叢談「冼夫人非姓洗」條。

註三：蘇文忠公詩集卷四十二（紀昀評點本）和陶擬古自九首之一。

註四：前人多是片段之記載，近人吳晗，始作學術性敘述，著「冼夫人」一文，（收于春天集中）然多是據本傳而敘述，錯誤亦多。

「世爲南越首領」，是指夫人之父。因係溪洞首領，故史籍不載。其實高涼洗氏，源出南海，始祖名勁，據宣統二年洗寶幹纂修之嶺南洗氏宗譜卷一之三。

始祖名勁，字元吉。

洗勁，于東晉元興三年（西元四零四年），盧循陷廣州時殉職（註五），其後代分爲三支：一支留居南海、番禺，今中區洗族屬此支；一支遷高州、電白，而爲今日南路洗族之祖先，一支則遷海南（註六），而爲該地洗族之祖。宗譜更顯明的記載夫人是屬第二支高涼（州）洗族之一，故知源出於南海，惟宗譜于始祖洗勁之上，別有一世祖洸，年代上推至始皇三十三年（西元前二一四年），並謂洗氏源出于沈氏，殊屬無稽，據洗氏宗譜「氏族源流」篇載：

洗氏之先，源出于沈子國，亦周之苗裔，在秦居眞定郡，有名洸者，以俠義聞，爲仇家所持，因秦法嚴，改今姓，始皇三十三年，遣趙陀將謫卒五十萬人戍五嶺，洸與佗同里，且有舊，往投其帳，遂家焉，是爲洗氏入粵之始。

據洗氏事蹟，未見有其他史籍記載，此疑點之一，且洗沈同源，並無其他證據，宗譜修纂者亦云：

由沈改洗，本無明文，而譜牒多同，至今洗洗二姓不通婚姻，各譜亦無妣配沈氏者，流傳既久，事非無因』（註七）。

其實洗沈二氏，並非大姓，未發現通婚，便認爲同源，豈能置信，此其可疑之點二，又宗譜自洸起，傳子孟程，三傳好謀，好謀爲呂后時人，由好謀至洗勁殉國（晉安帝元興三年），中間幾六百年，並無世系可尋，不無可疑，此其三也，又洪邁容齋三筆卷二、有「漢人希姓」條，單姓根本無洗字，可知漢代未有洗姓，此可疑之點四，故洗氏中開明人士亦認爲「世爲粵人，非若他姓之自外來也」（註八）。

註五：參明歐大任百越先賢志卷四，而阮元之廣東通志卷二六八則引此文。

註六：見嶺南洗氏宗譜「氏族源流」及「世紀」等篇。

註七：見嶺南洗氏宗譜「備徵譜」、「逸傳」篇。

註八：見嶺南洗氏宗譜備徵譜，三山公洗氏「世本條」，按三山公爲康熙十八年進士洗寶幹。

按唐初修隋書及北史時，言及譙國夫人，但言「世爲南越首領」（註九），阮元廣東通志則稱爲俚人（註十），俚人者亦即土著之人，其源有自，再按唐元和七年（西元八一二年）林寶所修元和姓纂，銑韻載：

洗，又音線，南海人。

而後鄭樵通志卷二十九「氏族略」襲之，惟加上一句。

晉忠義傳有洗勁，南海人。

其實晉書忠義傳只有「沈勁」，與洗勁事蹟不同，此乃通志之誤，至北宋景祐二年（西元一零三五年），邵思撰姓解，水四十「洗」，更指出洗氏其他二十四種僻姓，源於諸家姓書」（註十一），換言之，即是「各家自道」而已。

至南宋時有關氏族之著作，對於洗氏已漸指出是南海之蠻姓矣，章定之名賢氏族言行類編卷六三四 洗。

洗，音線，南海人，見姓苑

按圖書集成氏族典四六云姓苑有三：劉宋時何承天撰姓苑十卷，收於玉函山房輯佚書補編中，唐林寶撰姓苑三卷，疑是元和姓纂之前身，另有崔日用撰姓苑略，亦未見是書，章氏之書，與元和姓纂記載全部相同，疑即引自此書。至王應麟之姓氏急就篇上，言洗氏。

梁高涼太守馮寶妻洗氏，高涼蠻酋女，隋番禺賊冼寶徹。

以後，至明清二代之姓書，如凌廸知之萬姓統譜，陳士元之姓譜，清黃本驥之姓氏解紛，及圖書集成之氏族典等所載之洗姓，不外是「南海人」，「蠻酋之後」，均源出以上數書而已。

洗氏既世爲「南越首領」，況所居之地，皆是溪洞部落（註十二），當然是南方蠻

註九：隋書卷八十、北史卷十一。

註十：廣東通志卷二十八「馮融」，「……業乃爲其子高涼太守寶婚于郡大姓洗氏俚人」，此段引自百越先賢志卷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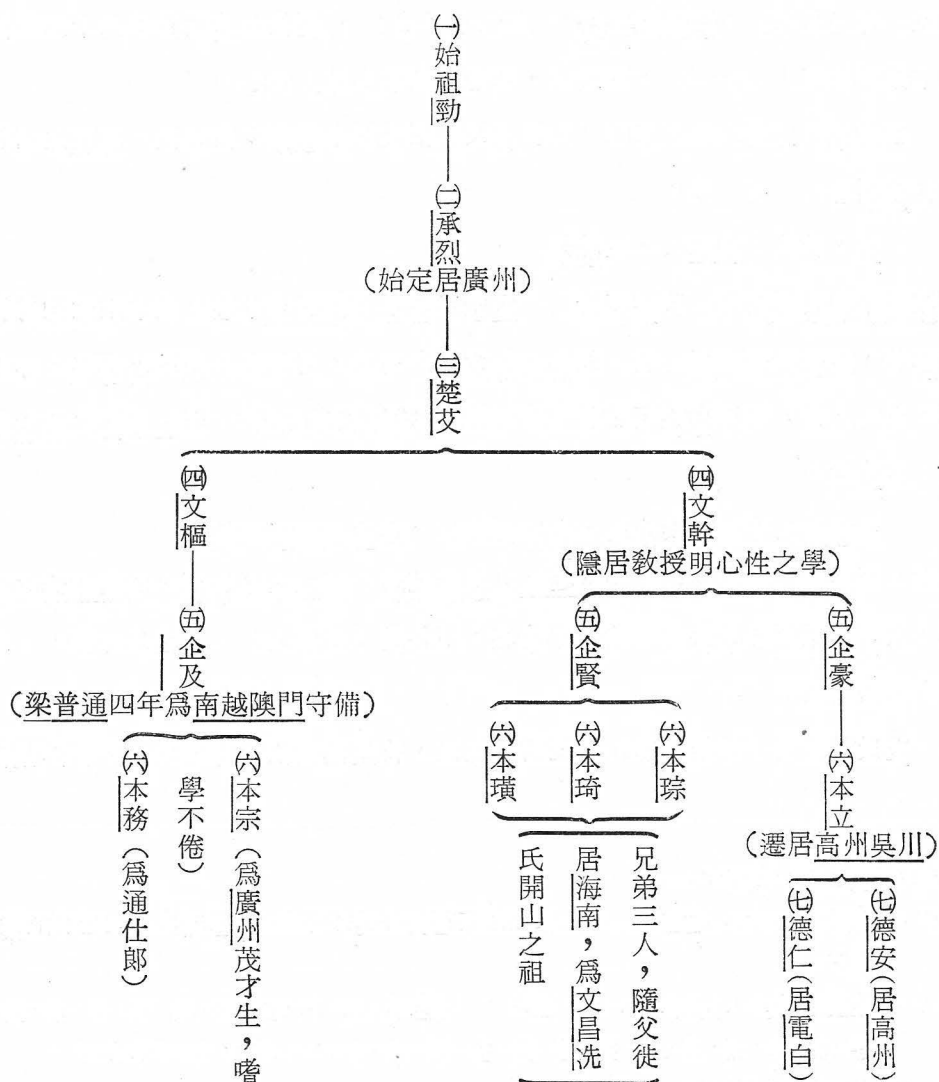
註十一：宋邵思之姓解（古逸叢書之十七）洗姓：「沒路真、滹、濩、潯、許、潏、況、注、洋、塗、漢、澠、清、澤、海、濮、沛、洗、淡、濟、流、澧、淳、塗凡二十四氏，並出諸家姓書」。

註十二：見（二）洗族之遷移與夫人之先世條。

姓，及後建功立業，遂附麗于華族，或托言源于沈氏（註十三），唐初高士廉修氏族志時，曾網羅天下譜牒，先要「考其真偽」（註十四），至宋洪邁時，已感歎「姓氏不可考」（註十五），故單憑譜牒，又豈能盡信耶。

## （二）洗族之遷移與夫人之先世

據嶺南洗氏宗譜卷一之三宗支譜列其世系：



宗譜所載之事蹟，頗多可疑，如：

- (一) 四世祖文幹『隱居教授明心性之學』，所謂「心性之學」，乃是理學名詞，按洗勁于元興三年（西元四零三）殉難，二傳而至文幹，不外七十餘年，約當是劉宋與蕭梁之間人物何來心性之學？
- (二) 五世祖企及，于梁普通四年（西元五二三），因南越潮陽等處盜賊橫行，祖奉文檄勸之，不復業者捕之，數郡悉賴以安。參將鄒國藩表為南越澳門守備，按上文之澳門，以地緣判斷，當是今日之澳門，但其名稱應始於明後。因參將、守備之職，亦是明代官制（註十六），蓋蕭梁時代無此官職也。
- (三) 六世祖本務為「通仕郎」，按隋唐以前之散官以品稱，隋唐以後有登仕郎、將仕郎等十四種（註十七），直至清代仍未見有「通仕郎」之稱（註十八），即使是手民之誤，亦不應是南朝官職。按宗譜所載事蹟雖未全部可靠，惟源流世系清晰，據此以稽洗氏由南海南遷，亦寶貴之資料，而其中尤值得深思者：
- (四) 始祖勁事蹟，宗譜乃引自歐大任：百越先賢志卷四，據稱：「家本武師，世為部曲」，此二句頗堪玩味，推知洗勁乃當時擁有地方勢力之人物，若以漢人立場，稱之為「溪洞酋長」亦無不可，後因率眾保護廣州，抗拒盧循因而遇害，追諡始興太守曲江縣侯。至五世祖企及，因「盜賊橫行，奉檄勸之，不復業者捕之，數郡悉賴以安」，時企及有武力而無官職，推知洗氏一連四世，仍是掌有地方勢力，在統一政權之下，惟一合理推測，當時仍是世襲之溪洞酋長。
- (五) 當五世祖洗企及、於梁普通四年（西元五二三），平定潮陽盜賊，後十餘年，即

---

註十三：張說：「贈潘州刺史馮君墓誌銘」（文苑英華卷九五〇）。記高力士之父（馮素之孫），言其源出畚萁苗裔，邑于馮城，因以為氏，亦非確。杜佑曾為嶺南節度，其通典卷一八四云：「自交趾至會稽七八千里，百越雜處，各有種姓，故不得盡云少康之後」。可知多其附麗華族。

註十四：見唐會要卷三十六。

註十五：見容齋隨筆卷六。

註十六：見永瑤：歷代職官表卷五十八。

註十七：見通典卷三十四。

註十八：見永瑤：歷代職官表卷六十八。

梁大同初（西元五三五），譙國夫人便婚于馮寶，據北史卷九一及隋書卷八十本傳載：

世爲南越首領，部落十餘萬家……在父母家亦能撫循部眾，能行軍用師，壓服諸越……梁大同初……（馮）寶娉以爲妻。

可知由東晉洗勁至蕭梁時，洗企及與夫人未婚于馮氏前百餘年間，洗氏仍是嶺南擁有最大武力之溪洞氏族。

（二）洗氏自洗勁「世爲武帥」，擁有地方勢力之後，當然難爲統治者所能容忍，不過，東晉時之廣州南海郡轄六縣，範圍東自今之潮陽起，北至四會，南至海，西至肇慶一帶，戶只九千五百（註十九），可謂地廣人稀，漢人除居於三角洲之城市外，山區地帶，政府鞭長莫及，自然易爲溪洞勢力所盤據，至南朝建立，北方胡族勢力日增，政治中心南遷，加以人口增多，需要析郡治理，按廣州向治南海郡，晉時廣州轄郡十，至南朝時增至十七，且增者多在北江（樂昌），西江（肇慶、新會）一帶（註二十），該地政府控制力日強，惟有南路開闢較遲，于是向居中區之溪洞部族，既不能立足，遂向南移，據嶺南洗氏宗譜，『五世祖企豪，由廣州遷至高州吳川。』

另一五世祖企及，于梁普通四年討平潮陽等盜賊，企及與企豪乃是堂兄弟，時期不會相差太差，企及因有功出仕，當然日漸「漢化」，企豪因「道不同」，遂偕同父弟，企賢南遷高州府之吳川縣，是爲高涼洗族之祖，企豪之子二人，德安居高州（即高涼），德仁居電白，企賢之子三人，則再徙海南島，是爲海南洗氏之祖。

### （三）夫人之父兄

若考之譙國夫人于梁大同初（西元五三五年）與馮寶結偶，彼時年齡若在二十左右計（註二十一），則夫人應是企豪或企賢之女，但北史及隋書本傳則云：

註十九：晉書十五，地理志。

註二十：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四，歷代沿革。

註二十一：夫人卒于仁壽初，據李調元之南越筆記謂夫人享年八十，如是應生于梁普通初，婚時應是二十左右。

譙國夫人 冼氏者，高涼人也，世爲南越首領。

南越（粵）當然是指廣東，夫人婚前既已定居高涼，而企豪則剛開始遷徙，則又似是六世祖本立之女，妹或叔姪因堂兄年齡相差二十年並不足爲奇，夫人有兄名挺，據北史隋及書本傳：

夫人兄南梁州刺史挺，恃其富強，侵掠旁郡，嶺表苦之，夫人多所規諫，由是怨隙止息，海南儋耳歸附者千餘洞。

按：嶺表以南無「南梁州」，疑此乃指「南梁」（南朝梁代）之州刺史，而且此刺史或是追諡（註二十二），而夫人之兄挺，或是德安或德仁之本名，「侵掠旁郡」，顯非政府官員，而是一般武裝部落領袖之所爲，且經夫人規諫後，「海南儋耳歸附者千餘洞」，此「千餘洞」很明顯的是溪洞，因夫人之堂（叔）兄本琮、本琦、本璜已遷至海南，這是意味着冼族以譙國夫人爲領袖，或者因夫人已控制自高涼沿海而至海南一帶，故冼氏另外一支遂再南遷至海南，別謀發展，亦有可能。

#### （四）馮冼聯婚之政治意義

按高涼郡（治高涼縣，今電白），始建于漢建安二十五年（西元二二零），孫吳時再折置高興郡（治廣化縣，今陽江），晉初二郡合併，據王象之之輿地紀勝卷一一七高州。

晉武平吳，併高興郡入高涼郡，宋又立高興郡，尋省，後爲夷獠所據，梁平俚洞，置高州。

所謂「夷獠所據」，當是包括冼氏所控制之溪洞在內，首任高州刺史爲孫罔。時爲大同七年（公元五四一）（註二十三），是時高州統六縣，範圍遠及海康（註二十

註二十二：明黃佐廣州人物傳：「南梁刺史馮融」。按馮融爲蕭梁之羅州刺史，可知冼挺亦是南朝梁代之羅州刺史，或是贈刺史。

註二十三：南史卷五十一蕭勵傳謂「江西俚帥陳文徹犯高要，勵請于高梁郡立高州」，未言年月，惟通鑑繫于大同七年十二月事，高州府志卷四十八事紀則列于大同元年，茲據通鑑。

四)，因高州轄地與冼氏溪洞交錯相連。故羅州刺史（治今化縣）馮融，不能不加以籠絡（註二十五），馮寶之娶譙國夫人，純是政治因素，此為治史者不可忽略之事實。

### （五）夫人之嚮化中原及其影響

譙國夫人婚于馮寶時，馮氏至粵已三世，馮氏亦似非漢人，新唐書卷一一零。馮盎傳（寶之孫），雖謂源出北燕馮宏之後，宏在高麗遇害後，其子業浮海至番禺，崔鴻之十六國春秋載高句麗俘得宏時，連美女皆掠去，馮氏後裔似難有漏網者。且馮業是否為宏之子，待證，即使屬實，馮氏多年臣服于鮮卑族，亦胡化頗深（註二十六），業之孫為融，融之父為誰又不可考，且新唐書卷一一零為「諸夷蕃將傳」，將馮盎與呵史那杜叡、契苾何力等同列，舊唐書馮盎傳則謂「累為本部大首領」，可知馮氏亦高州附近溪洞蠻酋之一，與中原馮氏未必有關。

大概嶺南之開發，雖始於南越，而其漢化則應在唐宋以後（註二十七），現代之廣東，在南朝時已設郡縣治理者，僅十之一二，是時中原大亂，政府控制力弱，大部份地方仍為土著民族（溪洞酋長）所割據，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三十四，記唐初：

註二十四：隋志及廣東通志、高州府志、茂名縣志只云轄六縣，佔今茂名、電白、吳川、化縣、陽春、廉江一帶，但隋志合浦郡海康縣條下注云：「梁大道（同字之誤）割番（潘字之誤）州，合浦立高州，則轄地遠及海康，較之隋代之高州府範圍更廣。」

註二十五：高州志列女譙國夫人傳謂：夫人未婚之前，馮氏『自業及融三世為守牧，他鄉羈族，號令不行』，自夫人來歸後，始勢力大盛，而通鑑卷一六三亦云：『融雖累世為方伯，非土人號令不行，冼氏約束本宗，使民從禮……由是馮氏始行其政』。明黃佐之廣州人物志卷二馮融傳亦有同樣記載。且云：「融可以結人心者婚冼氏之力也」。

註二十六：北燕建國者馮跋，據晉書卷一二五謂小字乞直伐（胡名）魏書九十七則直稱為海夷馮跋，跋之季弟為馮宏，可知馮氏亦未必為純漢人。

註二十七：秦漢時之梅賾，漢初的陸賈，三國時代之虞翻南來，對學術、政治雖有貢獻，但影響不大，至唐代禪宗六祖慧能及張九齡等輩出自嶺南，其功業始超出吾粵而影響及全國，又如莫宣卿為嶺南首位狀元，如此直至宋以後，人才始輩出也。可參考百越先賢志、廣州人物傳、廣東考古輯要及馮炳奎之中國文化、王尊生之嶺南文化與嶺南文明。

廣州，爲嶺南五府經略使理所，以綏靖夷獠。

夷獠，是指溪洞之土著民族，可知唐以前廣東大部爲土著民族所割據，其中洗族力量較強（註二十八）。自譙國夫人于梁大同初（西元五三五年）婚于馮寶後，至隋仁壽（西元601—604年）初卒，其間六十多年，夫人最大之貢獻便是嚮化中原。結果，其事影響陳隋二代嶺南之順利歸附與版圖之擴大；同時亦使馮洗二族之發展迥異。現僅據跡分敘如下：

梁武帝太清二年（西元五四八），侯景叛，陷臺城，梁武帝被軟禁，中央政府瓦解，嶺南各郡遂互相兼併。首先是廣州刺史元景仲響應侯景而獨立，臨賀內史歐陽頔，監衡州（應是東衡州治今曲江）蘭裕、蘭宗禮誘始興等十郡舉兵反（註二十九），當時廣東不外十七郡，即使其中有湘、桂、贛邊郡參加「反叛」，而廣東必有大部份州郡成爲獨立狀態，是時馮寶爲高涼太守，夫人之卓識，竟能勸馮寶與陳霸先聯絡，結果，陳霸先利用南方勢力而建國，而兩廣又可免于兵禍。按陳霸先原爲廣州刺史蕭映（梁宗室）僚佐，討交州叛賊李賁有功，太清元年（西元五四七），爲西江督護，高要太守，武力強大，僅一年，侯景陷臺城，霸先準備北上勤王，各地遂相繼獨立，據光緒本高州府志卷四：

侯景反，廣州都督蕭勃（註三十），徵兵援臺（城），高州刺史李遷仕據大臯口（註三十一），遣招寶、寶欲往，夫人止之曰：刺史無故不合招太守，必欲詐君爲反耳。寶曰：何以知之？夫人曰：刺史被召援臺，乃稱有疾，鑄兵聚衆，

註二十八：見註二十五。

註二十九：見廣東通志卷一八二、「前事略」、但通鑑卷一六二梁紀則云：高州刺史蘭欽與其諸弟誘始興等十郡攻監衡州事歐陽頔，兩者事蹟雖不同，其互相典併，藐視法令則一。

註三十：據廣東通志卷一八二前事略及通鑑卷一六三，將此事繫于大寶元年（公元五五零）六月事，但蕭勃爲廣州刺史，梁書元帝紀則繫于是年十二月。

註三十一：據陳書杜僧明傳：「高州刺史李遷仕據大臯口入贛石，呂思勉之兩晉南北朝史十三章（六四七頁）謂大臯（臯）在江西吉安縣南，贛石在江西贛縣至萬安縣之間，如是李遷仕當時應駐守北江，再據下文，遷仕後爲譙國夫人所敗，而逃走寧都，在今江西南康縣，故疑李遷仕未必是高州刺史，或僅是高州刺史衙，而非實職，猶如孫罔以西江督護兼高州刺史也。

而後喚君；今者若往，必留質迫君兵衆，此意可見，願且無行，以觀其勢。數日，遷仕果反，遣主帥杜平虜兵入瀾石。寶知之遽告，夫人曰：平虜驍將也。領兵入瀾石，即與官兵相拒，勢未得還，遷仕在州無能爲也，若君自往必有戰鬥，宜遣使詐之，卑辭厚禮云；身未敢出，欲遣婦往參，彼聞之喜，必無防慮，于是我將千餘人，步擔雜物，唱言輸談（音淡，蠻人以貨爲賒），得至柵下，賊必可圖。寶從之……夫人擊之，大捷，遷仕遂走保寧都。夫人總兵與長城侯陳霸先會于瀾石，還謂寶曰：陳都督大可畏，極得衆心，必能平賊，君宜厚資之。

按是年陳霸先適由始興經大庾嶺北上勤王，李遷仕于粵中謀策應侯景，夫人與陳霸先聯兵而平之（註三十二），嶺表既定，陳霸先無後顧之憂，全心北上，助王僧辯平侯景。及後西魏南犯，陷江陵；而陳霸先駐守京口，終受梁禪。另一方面，陳霸先北上後，廣州仍有局部戰爭（註三十三），但高涼附近（應包括西江、南路一帶），都安然無事，均夫人保境安民之功（註三十四）。

陳霸先建國後，嶺南僅名義上歸順而已，當時之刺史，全是將軍銜，可知是用武力鎮壓，事見于陳書本紀。但夫人子馮僕，年僅十齡，于陳建國後第二年，便率各溪洞酋長入朝；朝廷以僕爲陽春太守（註三十五）由此可見夫人之嚮化及其影響之大。而嶺南方面因此又獲十餘年之和平，霸先死後，夫人仍效忠於陳，陳宣帝太建元年（公元五六九），左衛將軍歐陽紇據廣州反，又是夫人平定之，據隋書本傳：

註三十二：高州府志載夫人與陳霸先會師于瀾石，是其證據，且夫人僅擊敗李遷仕而已。據通鑑翌年三月，陳霸先將杜僧明生擒李遷仕，可知此次戰役陳霸先爲主，夫人僅從旁助之也。事見陳書高祖本紀。

註三十三：廣東通志卷一八二前事略。承聖元年（公元五五二），衡州（曲江）刺史王懷明作亂，廣州刺史蕭勃討平之，二年（公元五五三），王琳爲廣州刺史，副將孫湯先行據番禺。

註三十四：北史卷九十一本傳：『及寶卒（永定二年，即公元五五八），嶺表大亂，夫人懷集百越，數州晏然，隋書本傳亦有同樣記載，惟「數州晏然」則改爲『新州晏然』。按梁有新州，治今西江新興縣。但新州亦可作新成立州縣之意思。按蕭梁新設之州郡，除高州外，有高要郡，其他縣治更多，故其當時夫人之勢力範圍在西江，南路一帶。

註三十五：見高州府志卷四十八：紀事。

廣州刺史歐陽紇謀反，召（馮）僕至高安（註三十六），誘與爲亂，僕遣使歸告夫人，夫人曰：我爲忠貞，經今二代，不能惜汝輒負國家。遂發兵拒境，帥百越酋長迎韋昭達（陳將），內外逼之，紇潰散。

夫人此次平亂，仍是以「百越酋長」之地方勢力爲主，總之，夫人與陳霸先合作後，對陳矢志忠貞，而陳待夫人亦甚厚，冊封夫人爲中郎將石龍夫人（應是高涼郡夫人。茲據北史及高州府志等修正），資繡纈油給駟馬安車一乘，給鼓吹一部並麾旌節，其鹵簿一如刺史之儀，而馮僕以母故封信都侯，以一女子而有「麾旌節，鹵簿」，封爲中郎將，其武功之超卓，可謂前無古人了。

馮僕卒于陳後主至德中，時夫人已屆六十餘高齡，陳亡，嶺南未有所附，數郡共奉夫人爲聖母，保境安民，是時夫人之勢力已伸展至廣州，因隋遣韋洸安撫嶺外，夫人之孫，馮魂帥衆迎至廣州，廣東始入隋之版圖（註三十七），及後番禺人王仲宣反，又是夫人另一孫馮盎所討平之（註三十八），此是夫人功業最輝煌之時代。

當夫人功業最盛之際，亦是夫人接受漢化最深之時，蓋隋統一天下，不能容許溪洞勢力存在，夫人爲效忠新朝，在開皇十年（公元五九零），討平王仲宣之役，遂與西江羅定之溪洞領袖陳氏相決裂，據隋書本傳：王仲宣圍韋洸于廣州。

夫人遣孫暄帥師救洸，暄與逆黨陳佛智素相友善，故遲留不進，夫人知之大怒，遣使執暄繫於州獄，又遣孫盎出討佛智，戰克，斬之。

時夫人年已近七十，馮暄爲其諸孫，竟能以大義而繫之于獄，當然深受漢化之影響，至于陳佛智，其父爲陳法念，其子爲陳龍樹，廣東通志均有傳，孫陳集原，在新舊唐書中均入孝友傳，據舊唐書一八八。

陳集原，瀧州開陽人也，代爲嶺表酋長。

而羅定州志則稱佛智世襲爲羅州刺史。按唐之羅州治今廉江，其轄地與夫人諸孫相鄰，故陳佛智與馮暄素相交往，但夫人却能洞識時勢，與梁亡時之認識陳霸先一樣，

註三十六：高安縣一在安南，一在江西廬陵，一在湘北，均不應爲馮僕所至之地疑有誤，而北史、廣東通志、高州府志、茂名縣志均刪此句。

註三十七：黃佐：廣州人物志卷二、馮融：「孫魂以所部八州降」。

註三十八：見北史、隋書本傳及通鑑。

毅然與陳氏決裂，而馮盎斬陳佛智後，嶺表遂定，西江南路以至粵桂邊區各溪洞首領均降，于是被冊封為譙國夫人，並開幕府置長史，聽發部落六州兵馬，並降勅書曰：

夫人宜訓導子孫，敦崇禮教，遵奉朝化，以副朕心。

顯然的是說明夫人已接受漢化，脫離溪洞蠻風，這轉變似乎引起當時溪洞很大的反應，據通鑑：

仁壽元年（公元六零一）十一月，潮成等五州獠反，高州酋長馮盎（註三十九），馳詣京師討之，帝勅楊素與盎論賊形勢，素嘆曰：不意蠻夷中有如此人。

譙國夫人卒于仁壽中，年約八十，諡曰「誠敬」，夫人諸孫當時均為地方首長，馮瑄任羅州刺史，馮盎任高州刺史，或因領導權未能妥為安排，于是久被壓抑之洗族領袖洗瑤微（唐書作寶微）遂起而叛變，當時已是隋末，羣雄競起（註四十），所以此次亂事，歷時四載，蔓延達廣東大部，據隋書帝紀記大業十二年（公元六一六）七月：

高涼通守（即太守，據高州府縣志更正）洗瑤微舉兵作亂，嶺南溪洞多應之。

至唐高祖至德二年（公元六二〇），始由馮盎討平之，據舊唐書卷一〇九馮盎傳：

：

武德三年，廣新二州賊帥高法澄、洗寶微等並受林士弘節度，殺害隋官吏，盎率兵擊破之，既而寶微兄子智臣又聚兵于新州自為渠帥，盎趕往擊之……擒寶微智臣等，嶺外遂定。

新唐書卷一一零馮盎傳更進一步指出。

---

註三十九：按北史、隋書本傳，馮盎于討平王仲宣之時，已拜高州刺史，廣東通志及高州府志之職官，亦有馮盎為高州刺史之記載，但通鑑則一律稱之為酋長，甚至降至貞觀七年冬，馮盎遣子智顗入朝，仍有命「南蠻酋長馮智戴詠詩」之記載。按上下文觀看，馮盎若非現職刺史，豈能馳詣京師請討潮成之獠？通鑑或以漢人立場記載，視之為土司而已。

註四十：大業十二年，林士弘自稱南越王（通鑑引唐高祖實錄），其地北自九江，南及番禺皆為所有。

遂有番禺、蒼梧、朱厓地，自號總管。

在馮盎轄地之下有二十餘州，地數千里，當時曾有勸盎稱南越王號，盎以受譙國夫人「嚮化」之影響。「常常恐忝先業」（本傳語），因堅決反對，而於武德五年（公元六二二）舉而降唐，唐將其轄地分成八州。新唐書卷一一的本傳載：

（唐）高祖析爲高（今茂名）、羅（今廉江）、春（今陽春）、白（今博白）、崖（今崖縣）、儋（今儋縣）、林（治今？）振（今陵水）八州（註四十一），授盎上柱國、高州總管，封越國公，拜其子智戴爲春州刺史，智彧爲東合州刺史，盎徙封耿（國公）（註四十二）。

此爲馮族最光輝之時代，其實也是馮盎執行譙國夫人嚮往漢文化及歸順朝廷之政策，而此族屢與中原統治者合作，結果，馮氏享有富貴繁華，而唐得以開發溪洞，擴大版圖，故顧亭林在郡國利病書廣東中云：

隋唐之際，馮洗內屬，荒梗之俗爲之一變。

此爲治史者不可忽略之重要史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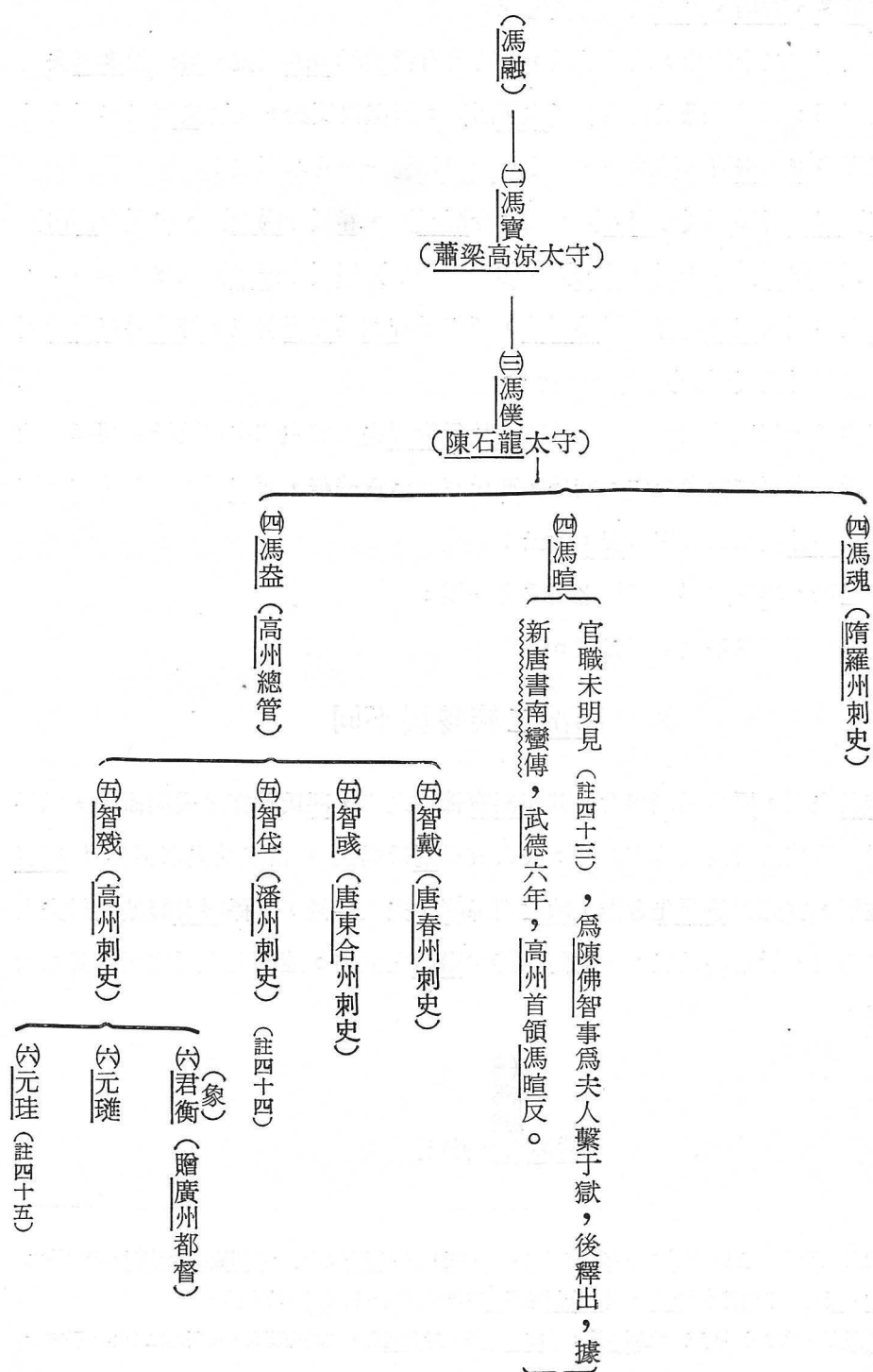
## （六）馮洗二族發展不同

譙國誠敬夫人，原是溪洞蠻女，其與馮寶締婚之時，馮氏雖亦是溪洞領袖，但早已受任命于中原統治者而爲地方首長，夫人成爲馮氏婦後，當然受夫家影響，馮寶死，夫人握權，首先與陳霸先合作，陳亡而降隋，夫人卒後，其孫馮盎繼續遵行夫人舊策，率衆降唐，于是馮氏五代，均能保持在嶺南之權力。茲據上文所述而將馮家世系列成下表：

(一)  
馮  
融  
(蕭梁羅州刺史)

註四十一：元和郡縣圖志卷三十四載：今海南有「崖、瓊、振、儋、萬安五州」，振州即隋之臨振，疑本傳之林、振兩州即臨振而缺瓊州，因萬安州係龍朔三年始析置，故唐書本傳有誤。

註四十二：周廣廣東考古輯要卷三十九馮盎傳：「高祖時降，封耿國公，奴婢至萬人，所居地二千里，子三十人，智戴最知名」。



此外，通鑑武德六年七月，岡州刺史馮士翹反，此馮氏乃高涼溪洞馮氏之支系（註四十六），另觀夫人娘家——冼氏後人似乎因反對夫人之嚮化中原，仍保留溪洞本色，譬如冼寶徹之反抗馮盎便是一證，因為未嚮化，故人物不盛，直至趙宋以後，高涼、瓊崖之冼氏人物仍不及番禺為多，蓋番禺南海乃首府之地，人物薈萃，居于是地之冼族，受文化之熏陶，成就較多，據明凌迪知之萬姓統譜載：宋代冼氏人物，著者有三，明代有十，加上廣東通志之數人，亦不外十餘人而已（註四十七），降至清初，士林仍以冼氏為稀姓。據嶺南冼氏宗譜，大羅譜「三山公奏對」條：

康熙十八年，三山公國幹舉進士，引見之日，上以冼姓稀僻，垂詢先代達人，隨舉前明南京工部右侍郎冼光奉對，命取家乘進呈。

此與馮氏在隋唐之際，喧嘩一時，及唐以後，冠冕人物之衆多，實一強烈對比，此蓋譙國誠敬夫人「嚮」化之貢獻，以致影響二族之發展大不相同耳。

註四十三：高州府志卷十八職官，謂馮喧即馮魂，但證據不足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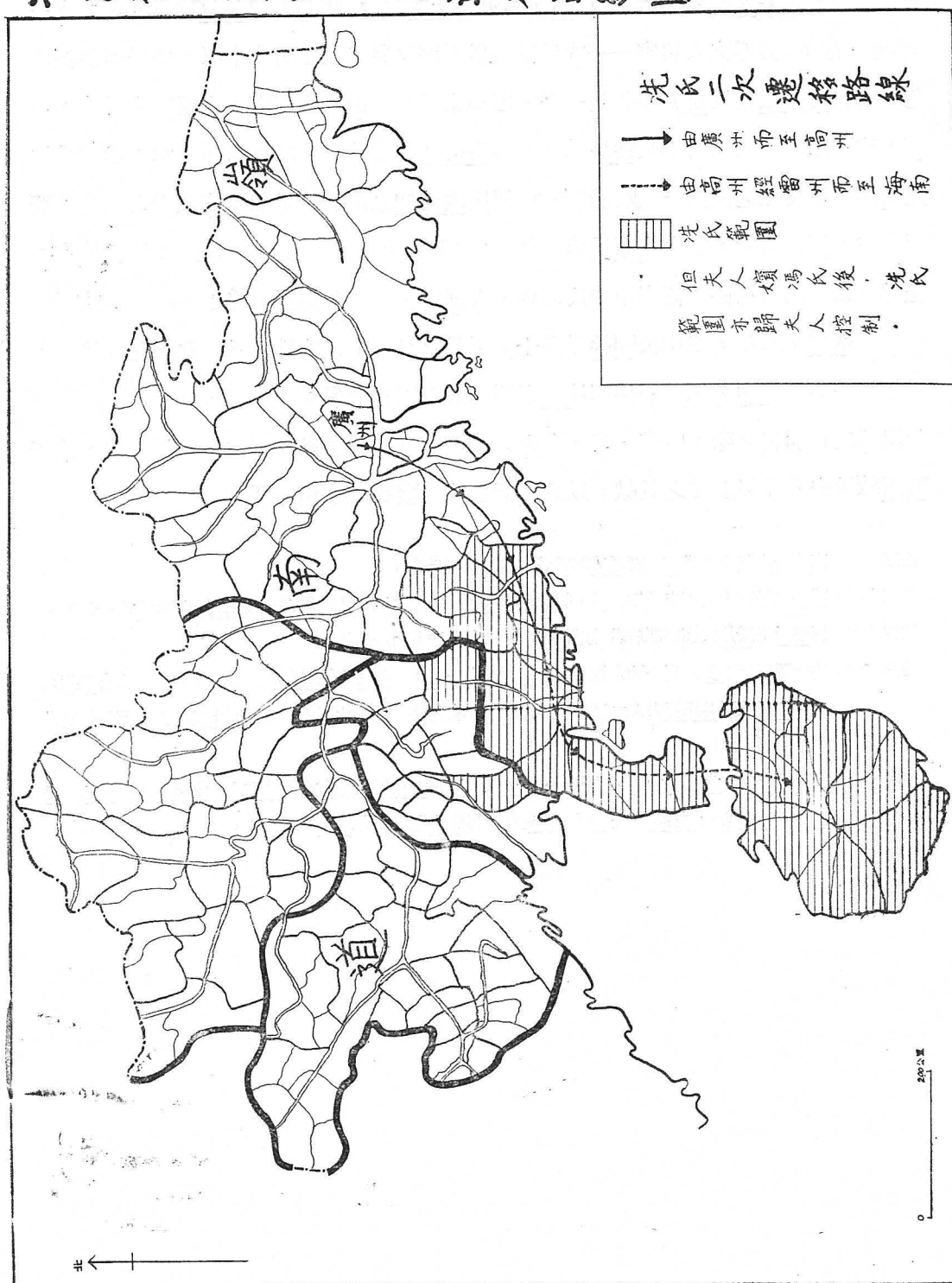
註四十四：馮盎之子三十人正史並無智益、智戩，據大曆十二年之高力士殘碑補上（王昶金石萃編卷一百）。

註四十五：據張說贈廣州大都督馮府君神道碑補上（文苑英華卷九一三）。

註四十六：明天順五年李賢大明一統志卷八十一高州府山川條：「特恩山在吳州縣西北五十里……上有羅州刺史馮士歲並妻吳川郡夫人之墓」，同卷陵墓亦有同樣記載，此馮士歲或即馮士翹，至於岡州刺史則為羅州刺史之誤。

註四十七：據萬姓統譜，宋有冼積中、冼雲舉、冼一龍，明有冼用行、冼尚文、冼文淵、冼桂芳、冼桂彥、冼桂奇、冼思謙、冼嘉謨、冼照、冼明任，另廣東通志明有冼光、冼二等。

# 冼氏勢力範圍及其遷移路線圖



# 唐初嶺南道區域圖

馮氏盛時版圖包括：高  
羅、潘、白、崖、儋、振、瓊  
(唐書馮盎傳)及廣州(馮  
範迎立)況于廣州見隋書  
書大人本傳)蒼梧一帶  
(唐書馮盎傳)

